



谷雨时节，是洋槐花盛开之时。朋友送来槐花，说是让我尝尝鲜。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没少吃这东西，近些年倒成稀罕了，还真想尝一口。看着鲜嫩欲滴的槐花，勾起了一段往事……

我的读书生涯是初中时结束的，离校回家后，我同一群少年伙伴像脱了笼头的马驹整天胡蹦跶，上树掏鸟窝、下河摸王八，为所欲为。那年月的粮食十分紧缺，每到青黄不接的三二月，家家锅里都是玉米面、搅团、鱼鱼、野菜汤。也有可口的食物，那就是洋槐花麦饭（用洋槐花拌着玉米面蒸制而成），虽也是代食品，吃在嘴里却清香满口，不难下咽，且十分抗饿。

那时我们村里的洋槐树很少，不几天工夫，寥寥可数的几棵洋槐树就被我们一群猴娃娃连叶子都捋光了。我们只好转移进攻目标，到邻近的农学院去捋槐花。门卫不许进，我们就从围墙的豁口爬进去。

## 杨凌

里边是另一个世界，高楼林立，绿荫如盖。那洋槐树既高又粗，仰起头来，盛开的槐花似一朵白云罩在头顶。遗憾的是树与树之间用铁丝绑着木杠子，木杠上挂着糊满大字报的芦席，真有点大煞风景。好在我们并不在乎这些，脱掉鞋子猴似的攀上木杠，爬到树顶。我们骑士似的骑在树枝上，昂着头，嘴里嚼着槐花，手里捋着槐花。不大的工夫就肚儿圆、篮子满了。胜利而归之时，我最要好的伙伴大毛忽然锐声叫了起来：“看，那哒打架哩！”

呼啦一下，我们都奔了过去。原来是学院里一伙男孩在打一个女孩。那女孩被一个肉头肉脑的男孩揪着头发按倒在地，其他孩子的拳头下饺子似的落在她身上，他们边打边骂：“打死这狗崽子！”

爱打抱不平的大毛发了一声喊：“不许欺负人！”

那伙孩子一惊，住了手。为首的肉墩横眉立目地瞪着我们一眼，气势汹汹地说：“不要你们管！”

我的拳头痒痒起来，挥起拳头给肉墩子一个“冲天炮”。肉墩的鼻血喇地就下来了，却不甘认输，率领他的人马奋起还击。我的伙伴也一拥而上，几个回合下来，他们抵挡不住，落荒而逃。

我转过头来，女孩惊喜地叫了起来：“是你！”我一愣，认出是同班同学刘辉。她怎么也来捋槐花？我感到奇怪。她爷爷是教授，也吃这东西？她看着撒满一地的洋槐花和被摔扁的篮子，乌黑的眸子蒙上了泪花。

我问她那伙家伙为啥打她。两颗晶莹的泪珠滚出了她的眼眶，半晌，她说：“我爷爷病了，他们不给医药费，

## 又是一年槐花季

◎贺绪林

生活费给爷爷看了病，没啥吃，只好来捋槐花……”

我知道她爷爷是“老九”，可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看着她散乱的头发和被抓破的脸庞，不知说啥才好。半晌，我拎过她的篮子，把自己篮子的槐花全倒了进去，转身就走。

“不，我不要！”她急得直嚷。我不吭声，只管走我的。大毛对她说：“我分给他一半。”

“你们明天还来吗？”她大声问。大毛代我回答：“还来哩。”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走出老远，我回过身，看见她还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我们……

往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去农学院捋槐花，每次刘辉都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上树，她也要上，却半天不上去。我笑她笨，折下槐花让她在树下捋。她手里捋着槐花，眼睛却尽往树上看，不住地叮嘱我要小心。我便笑她太胆小。

一天，刘辉要我们去她家玩，我们都去了。她父母在外地工作，奶奶去世了，家里只有她和爷爷。她原来的家没有了，现在住在一个旧仓库里，晚上躺在床上能数天上的星星。她的爷爷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威严可怕，倒慈眉善目的，待我们十分热情可亲，还拿出他蒸的槐花麦饭让我们吃。我们不会客气，拿起就吃。他的手艺太差劲，蒸的槐花麦饭远没有我母亲蒸的好吃。

一场春雨过后，我跟母亲去了外婆家，几天后才回来。我又去农学院捋槐花，却没见着刘辉。回家来我去问大毛，大毛说他这几天也没去农学院。

第二天，我和大毛一同去农学院捋槐花，还是没见着刘辉。我心里顿

时不安，向一位清洁工询问。老工人告诉我，前两天有个女孩上树捋槐花摔了下来，摔断了腿，不知我们找的可是她。

我和大毛大吃一惊，急忙奔刘辉家。她家的门上了锁。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油煎了似的急，就在这时，邻居的女教师告诉我们刘辉在学院的医务所。我俩慌忙奔医务所。一位戴眼镜的大夫说，刘辉的父母来接刘辉去西安，刚刚离开这儿。

我俩慌忙又奔车站。突然，鼻子闻到一股沁人肺腑的淡淡幽香。我抬起头来，一片槐花瓣旋转着从我眼前飘下，无声地落在我的身边，接着，又飘下一片……

我要大毛等等我，俟地爬上树，采撷了一大抱槐花。雨后的槐花洁白如雪，分外清香。我俩捧着槐花朝车站飞奔。

火车已经进站了。检票员不许我俩进站，急得我俩都要哭了，这才开恩放我俩进去。站台上已经没人了，我俩急得不知上哪儿去才好。

忽然，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大毛惊喜地叫了起来：“刘辉在那哒！”

我俩跑了过去，刘辉从窗口探出头来，朝我直招手。我踮着脚把槐花递了进去。她双手捧在怀里嗅着、嗅着，乌黑的眸子里闪现出晶亮的泪花……

我的鼻子禁不住地一酸，怯怯地问：“你的腿要紧么？”

“不要紧的。”她笑了一下，却分明隐藏着痛苦和悲伤。

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了，刘辉扬起那束洁白的槐花朝我们直摇。我追着火车也拼命招手，却喉咙发涩，什么也喊不出来。火车愈来愈快，载着我们的友情，载着我少年的梦幻，驶向远方……

此时此刻，嗅着散发着清香的洋槐花，我在心里喃喃地说：“刘辉，你在哪里？一切安好吧！”

（贺绪林：陕西杨凌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杨凌示范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迄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代表作《关中匪事》。）

## 棕桐和白杨

■郭应文

南方的棕桐给了我秀美和巍峨  
北方的白杨给了我爽朗和广阔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共同给了我对于大地的忠诚和执着

纯净的躯干本是风雨沧桑的洗濯  
胸中的年轮是对坚定信念的铭刻  
昂首迎着岁月的风风雨雨  
周身的血液是苦难血泪的饱和

风暴肆虐，向蓝天书写壮志  
风暴过后，静静地扪心思索  
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  
共同唱起深情缠绵和粗犷豪迈的歌

南方的棕桐给了我秀美和巍峨  
北方的白杨给了我爽朗和广阔  
无论从南方还是北方  
让我站进你们的行列吧  
生命都化作祖国旖旎的山光水色

## 春天，万物生长

■ 羊白（汉中）

似乎一夜之间  
酣睡的小麦便翻了个身  
油菜花姑娘也拔直腰杆  
桃花李杏花槐豌豆花  
都争相绽放  
像一群泼辣的女子  
走在赶庙会的路  
叽叽喳喳议论爱情

就连我的老父亲也坐不住了  
他扔掉拐杖开始拧绳  
用筛子过滤育秧的粪土  
他扶着院门口的椿树  
眯着昏花的老眼  
一个劲地张望  
似乎村口，有一顶花轿  
被熙熙攘攘的阳光牵着  
正把春姑娘迎娶

## 面对山沟把歌唱

■ 薛文德（榆林）

此时 脊梁上的一切情感都已蛰伏  
连爱欲也在冬眠  
这了无生机的山沟 一眼望去  
能催下忧伤的泪来  
可一旦你放开歌喉 才发现  
倾听的不只是暖暖的冬阳  
那弯弯的山路 那坡上的衰草  
那藏在沙土里的小虫

还有那远处公路上疾走的车辆  
你一挥手 感动了沟里的小白杨  
你一用情 那崖壁上拥挤的石头  
此刻也有了幻想  
一个人 手舞足蹈  
把一腔豪情  
唱给山风唱给沟壑唱给溪流  
也唱给 遥远的故乡

## 一棵草的春天

■ 杨海军

一棵青草长在山间  
成了春天的一部分  
它接纳阳光也接纳夜色

它原谅了伤口和苦难  
它狭长的手臂握不住一滴泪水  
它的远方在春天够不着的地方  
它按照春天的指令行走  
它把春天赠予的灿烂又归还春天

它是大海的一滴水  
它是交响乐的一个音符  
尝试着和春天靠拢  
和春天一样欢呼一样奔跑

阳光让露珠躲闪不及  
一阵风吹来  
绿叶和周围的山谷、光阴都在抖动  
同时抖动的，还有整个春天

## 像草一样爱着

■ 蓝海

不管你是鱼儿飞鸟或星辰  
若我爱你，定要像草一样爱着

甚至 我的枯荣也从未被你注目过  
你尽管明亮着你的  
请不要捡拾悲伤

我已站满季节深处

还有无垠的远方  
像草一样爱着  
在你不经意的路上



三秦诗坛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兰莹莹 校对：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bjrbwzksq@163.com

##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 一位大秦岭的痴恋者

——访山水文化践行者李明绪

本报记者 王卉

名副其实的让李太白也惊叹叫绝的鸟道。可是无论怎样艰险，李明绪一旦来到这里，面对难得一见的平安云海、幽谷丛林、斗母奇峰、拔仙绝顶以及瞬息万变的绝世美景，他心底对神奇大自然的感恩之情便油然而生，不禁思绪万千。

对秦岭长达34年的探索，李明绪沉迷其间、乐此不疲。他在“大秦岭”看过山花烂漫的早春，领略过满目苍翠的盛夏，欣赏过五彩斑斓的金秋，体验过白雪皑皑的隆冬，他的足迹遍布大秦岭主峰的山山水水。

李明绪每次登山后都坚持写随笔日记，记录途中见闻和感受。神秘莫测的第四纪冰川遗址，寂静幽深的原始森林，美如仙境的高山湖泊，奇异独特的动植物资源，宛如仙境的云山雾海和超逸缥缈的山岚石脊，都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他还写道：“气势恢宏的太白和鳌山是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也做不完的梦，几回梦里又登太白和鳌山。连绵逶迤、气象万千的大秦岭，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 55万字670余幅照片—— 不负山水写文明

随着秦岭文化研究的慢热和传播，李明绪从户外运动开始了山水文化的写作。他要把曾经独享过的苍茫秦岭给予他的巨大惊喜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2012年5月，图文并茂的《大秦岭巅峰》一书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书中再现了大秦岭核心和精华区域的太白与鳌山的万种风情。著名的秦岭文化专家、西部诗人王若冰曾以“大秦岭的高度”为题作文，赞誉作者是以一种更为自在的方式，走进大秦岭的精神世界，与这座蕴含了万千气象的中华民族精神魂魄的伟大山脉沟通、交流、融合。

作为一名热爱户外文化的践行者，李明绪利用搜集整理到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在动与静的过程中增加创

作的灵感和自信心。他主编的《宝鸡户外》杂志，每期刊登户外运动爱好者撰写的游记散文，以及摄影爱好者拍摄的介绍秦岭山水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的精美照片，成为户外出行的风向标。

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登山·穿越与探险》，是李明绪以多年穿越太白和鳌山的经验，写给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一本工具书”。他对太白的地质地貌、气候特征、登山穿越高山无人区的装备、饮食及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说明，尤其是针对“徒步穿越”和“野外生存”两大主题予以安全指导，让热爱户外运动驴友的驴友，边阅读边了解了太白和鳌山博大精深的山水文化内涵。

在多年写作实践的过程中，李明绪积累的“秦岭山水文化资料库”中已超过55万字、670多幅照片。他利用自己对秦岭丰富的山水文化的了解，还积极参与了《宝鸡山水文化》一书的编写。这部由我市社科联组织编纂的文化专著中，李明绪作为副主编，不仅对大秦岭所隐藏的奇山秀水、探秘山水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撰写，还从户外穿越探险的深度和广度上，重点介绍了秦岭山脉中15条宝鸡户外登山穿越探险线路，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山水文化资源无私地分享给爱山爱水的读者，让山水文化成为宣传宝鸡的“形象代言人”。

### 50斤背包、15万公里—— 让绿水青山永续

在最初接触户外运动时，李明绪曾给自己起了网名“万里”，他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激励自己。他“言出必行”，在对秦岭文化超过15万公里的探索之旅中，不仅肩负着炊具、水壶、个人生活用品、药品、食品组成的50多斤“百宝囊”，还有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义不容辞”。他带头捡拾别人乱扔的垃圾，并背至山下集中处理，在他的感召下，驴友们

也纷纷加入“除了留下脚印什么也不留下，除了带走照片什么也不带走”的环保行动。

为了充分展示八百里秦川大地的奇山秀水和峪道风光，李明绪联合西安与渭南两市户外运动协会，出版了全面介绍从陈仓区凤阁岭至渭南市潼关县的八百里秦岭七十二峪专著。李明绪作为副主编，在编写专著的三年多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背起背包翻山越岭，入峪道、写日记、拍照片，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素材。他编写的我市区域内27条峪道的地理位置、河流资源、人文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丰富了这部首次介绍秦岭自然资源和山水文化工具书的内涵。

地处大秦岭精华区域的海拔3476米的鳌山，自入选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以来，一直备受各方关注，更是出现了“四季登山四季火”的盛况。由于鳌山的存世资料极少，地方史志也鲜有记载，李明绪一直就有为它“树碑立传”的想法。他多次动笔，又多次休笔迟疑，最终还是深深的鳌山情怀给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力量。

李明绪用心血和汗水、用勇气和智慧，用现代化的摄影摄像工具定格风情万种的鳌山四季风光，他以纯洁的心灵感悟鳌山，以视觉盛宴品读鳌山，以笔墨纸砚书写鳌山。目前，这本用22万字和480余幅照片组成的大秦岭又一文化专著《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已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印刷，将在近期面世，不负他与青山绿水的约定。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时指出，要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士。一时间，“秦岭”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邀研究员、太白山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李明绪，这位从小在秦岭腹地太白山长大的山里汉子，怀着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之情，数次攀登秦岭主峰太白，多次徒步穿越鳌太线，并以多部文化著述写出秦岭山水文化精髓，主动担负起宣传秦岭生态环境的义务和责任，为倡导生态环境保护树起了榜样。

### 34年7次登顶拔仙台—— 发现秦岭自然之美

太白山是秦岭山脉最高峰，以鹤立鸡群之势冠列秦岭群峰之首。自古以来，太白山就以高、寒、险、奇、富饶、神秘的特点闻名于世。自1986年起，李明绪利用业余时间，从不同路线，一步步丈量太白山、鳌山的高度，先后7次登上海拔3771.2米的太白拔仙台，9次登上“西太白”鳌山之颠，他和队友登山时所走的路线，有许多是早已废弃、人迹罕至的古道和偶有采药人冒险走过的药道，这些道路上往往险滩相接、险象环生，是